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羽四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羽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修

薩守堅

薩真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

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
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
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
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
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授扇
一柄曰有病者則搨之即愈一道人云吾亦
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用之皆
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爲日用餘
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
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

宸王侍宸遇薩其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
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
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
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為我善遣之太守至廟
逐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願

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為置爐焚之其
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
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
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浣手見一人
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

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即某
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
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
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
官三年並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
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為部將奉
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
玉帝擢為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
云道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
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

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
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閩中
一日端坐而化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
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
無所得食願為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
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
玉局化以蘆簾為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
衣人因號為麻衣形臞如槁木而骨不靈神

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掇之暮歸
則掇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
食也人有具酒茗邀之或不顧或為留以飲
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冽異常麻衣時時言
及五代及本朝事疊疊有條理或窮詰之則
於皮上取圓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
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為兵已而免
去帖尚存平生顰黑一旦趺坐而化尺宅肢
體潔白如玉然

羽四

三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後廬於豫章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盎邊各就

取水纔入口即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

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神宗元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温縣玉溪人深
於易學隱青城大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
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可拜通
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絕
人不能到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
見之者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
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驟

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
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
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長委
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
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
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瞳舉心林野性喜
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
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醮

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
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
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
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
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羽四

五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侍其父漕潼川父病
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
亦素以精慤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興言
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

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
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
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瓌

段瓌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

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
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為所
剽瓌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
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
瓌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為粥以食饑者賴

活者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庵於巖田之
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
叙訣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為然經數日
陞樓鳴鐘歛然凌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
弊衣履存衆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

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
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
自是不邇妻妾儵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

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
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尚牽世故未能從事
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
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
對清影凭闌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殄霞
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
翊四
六
脩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
事一破甑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
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
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

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
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
爲尸解仙去云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
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
病酒困卧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
客稱江宣贊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
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
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過是長生蘇悅

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黃真人晉時為惠州

太守棄官入羅

浮山水簾洞

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

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

曰庠平生未識真人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為

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真人真氣所

羽四

七

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

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冀速去曰雖然終

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

曰我專為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

絕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少留也

不獲已命館於松菊野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
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飲蘇
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
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
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效凡身有疾但
敬想丹力所行至即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
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為仙官
矣酒數行適既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
為人叱令笑驢即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
之祝曰復為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

又諭蘇畫具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
中人服黃道衣繫皂條著琴鞋持水晶數珠
掛玉瓢於右帶嘗有遇之於羅浮鐵橋懸崖
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
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歲

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絕家人以頂暖
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
取投口中即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如再
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
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

江君也始悟江即黃君云蘇雖髮如霜自是
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瞳子至此
瞭然吳興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遭
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鄉林向伯共云
吾可中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
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
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黃真
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
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
云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識

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
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
厭即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
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乃
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
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謂
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
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

阨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
懷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
走壺裏長挑日月懸謾假人倫來混世只將
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
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

羽四

九

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
門僕黃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門外有何
動靜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凌晨開門見門
外甃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
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

供給盥漱畢。即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道人即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為四。以青茆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

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盃
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
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顛酒未免以
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
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
在但見墳塋中霞光徧地舉頭望之只見道
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即光燦
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
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
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

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
醉所為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攜之婢
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早啓視則無道人矣
惟婢云鑰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
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
羽四
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為舉目視梁間則有
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卧木是梧桐鳳
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
早元僕黃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亦衆
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

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
城闕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即馮
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
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
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為棺槨其
時儀真李觀民為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
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
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
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

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相顧
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王蒙道人其侶方
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

羽四

十二

父母與錢令買書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
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
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曾前以是得
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
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

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
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
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
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即去欲住即住縮手袖
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
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袖非袖間也
取筆續曰似驢無嘴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
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
活計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
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涕除非同道方知同道

世間有幾綿竹人表仲舉久病起遇趙過門
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
趙不答但歌詞一闋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
山週迴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為斗拱瓦蓋
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

千降得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
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曰損屋一間兒好
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
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
却防危透得玄關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

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問其故
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
俗每以正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
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之曰住君家不
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
小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
已化矣會者數千人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
越三日火化其骨鈎聯如鎖子云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

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十
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牽
裳就道上清泉跣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
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
無用去遂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
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
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
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
人章醮自稱火部尚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
興中羽化矣

傳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淦人也
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
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仙師壇
觀多靈異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

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
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
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髻鬣年十
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矜其少孤收育於
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迴至半山見

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
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
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老人贈以一楮
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楮子嚙之
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于
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
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鄰里之好事
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榛
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楮子之地則
既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蓋發見爭前取之

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
我檀子尚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
去自覺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
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十往返語言狂怪
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卧橋路人莫能

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諸縣橋之
下師隨流出沒二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
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後屢試
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爲傳仙時師年十八忽
起江湖之興被蓑笠荷瓢囊徧走湖廣淮浙

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栖巖谷或露宿
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淦時人皆
謂之狂生然言人之災福輒應士大夫益多
竒之張魏公浚留守建康召師與語即蒙殊
遇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行何
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
人誰識顛道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
年身顛心不顛有人還會得即是地行仙後
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
宴集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傳道人獨許

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日幸無相忘後果如
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即延之上座酌以酒
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跣而入府邊以
泥足穿丞相履手作執板狀四顧懽呼公問
其所欲師云要鶴髦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
和正適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
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
語大喜即贈以敕牒衣號副焉遂禮管轄祖
慶章為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
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

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
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
復月遺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蓋輿
遺贐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
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

羽四

十五

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強延以玉笥山承
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閭皂山
崇真宮曾不朞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
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使少
卿魯公寶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宮孝宗

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爲扁雲庵二大字及贈一絕句云到處逢人說傳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攜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遂行於時繪像求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諾所請書于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

躬詣內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
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
雖有此竒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
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
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

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
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
同時俱至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薊子訓分
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
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

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尚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為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二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遙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劍于府東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跋云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為然嘗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跡同凡亦必假

陰陽之氣三元育養以成茲有質之軀是故
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瞿曇將生必夢
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
託化於世母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
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
已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非學門師承所得
諒由是也嘗聞許碯有詩云閨苑花前是醉
鄉滔翻阿母九霞觴群仙指點嫌輕薄謫向
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
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灝昔與

之游甚密謹略撫其大槩後之君子欲考其
詳則有史越王之墓誌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峯
紫栢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

有曰

十七

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
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